

开栏的话

外卖骑手的诗句刷屏网络,保洁大姐的画作登上展厅……新大众文艺正以蓬勃之姿,走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。2026年,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为积极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大众文艺创作与传播模式,依托“壹点号”内容创作平台和“青未了”文学创作大赛品牌影响力,即日起,《齐鲁晚报》每周常态化开设“青未了·新大众文艺”版面,刊登基层创作者的优质作品。同时开设“专家点评”互动专区,邀请文学评论家点评作品,让每一份文字热爱不被辜负,让每一次真诚落笔都有回响;厚植“青未了”文学生态,以文字记录时代,用创作点亮生活。

星光

有一种生长

山有年头了,不高。村子也是老村,也不大。在人生昙花一现的岁月里,当我们虔诚地称一座小山和一个村庄为“老”的时候,在山的眼里,它不过是歇了一个响亮的功夫。

如果拿一把铁锹在山的任何一个地方挖开一层薄薄的土,就会发现,石头的青色堪比村里年轻健壮的汉子那刮干净胡子的脸庞,山的骨骼里微白泛青的纹络,就像村里年轻健壮的小伙儿身上暴凸的青筋。如果趴在石头上仔细听,就会听到隐秘的咯咯咯的声响,那是山在梦里生长。

有很多东西都是在梦里生长的。我小时候熟睡时,经常猛地一个打挺,一下子惊醒了。祖母安慰我说,这是在蹿个儿。在古老的大地上,山这个“嫩苗儿”,它在时间的深渊里蹿个儿的声音,恰巧就这样被我听到了。我于是放轻了脚步,生怕弄出的动静惊醒了山长个子的梦。

山长村庄也长。这些年,村庄依着山坡一直往上长,可再怎么长,也高不过山头。山是村庄的根,村庄需要它的支撑,需要它挡风遮雨。我想,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“靠山”,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有山在,山脚下的村庄就有底气。有山在,村庄就有根。

被看到的生长有很多。那一年,我在村北的庄稼地边,听到庄稼地深处传来叭叭,咯

吱,咔嚓的声响。惊得地里的土蛰子吱吱地叫。回到家祖母告诉我,那声音叫作拔节,是玉米棵在伸懒腰长个儿。

树、风、人和鸡狗猫鸭都是村庄里的一员,在这里,所有事物都有平等生长的机会。在一个家里,孩子就是这个家的生长,是一棵大树长出的枝和叶。一棵树有了枝和叶,它的梦才会香甜。

后来我发现,老也会生长。比如我家那堵老墙。在我小时候,它还是一堵年轻的墙。墙面上抹着洋灰,光滑而纯白。它是那么高,从墙角看墙头,须仰视才见。我需要两手紧紧攀住墙根那棵小榆树,两脚蹬住墙体,才一点一点攀上墙头。当我摇摇晃晃地站在墙头的时候,却找不到下去的路。我哇哇地哭起来,祖父听到后,慌忙跑过来,他两只胳膊一伸就够到了墙头,一下子就把我抱了下来。那时候的祖父,和我家那堵墙一样高大而健壮。

祖父是生产队长,他时常威武地站在屋顶,双手做喇叭,对着村庄喊上工号令。从他嘴里“长”出来的一根根声柱子,伸长到各家的院落,村庄在他的喊声里长长了,他的喊声有多长,村庄就长到多长。随即,就听到各家的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,人们牵着牲口,扛着犁耙,陆续聚集到一起。一拉溜儿的排开,走

在那条通往南山曲曲弯弯上工的小路上,路有多长,他们的脚步就长出多长。

我只知道像我这样的小孩儿会在梦里长个,根本不会想到老也会悄悄生长。几年后,我突然发现,那堵墙好像没有那么高了,我的头顶能达到它的腰部,双脚一跳,双手就能抓住墙头,然后一个纵身就能爬到上面。

而与此同时,我忽然发现,祖父似乎也没有那么高大了。他的腰逐渐佝偻起来,说话没有了以前的中气十足。他喊上工的号令已经被另一个嘴里长出来的更响亮的声柱子所代替。我想,他的声音是不是在往回长,困在了他的身体里。而日渐衰老的祖父却经常对我说,乖孙儿,快快蹿个儿啊。他正以自己的衰老,换取着一个家族新苗儿的茁壮。庄稼一年老一次,第二年又以青青的姿态回到我们身边,而祖父的老,还会长回来吗?

那堵墙也老了,石头已经变成褐色,它们来自于正在长个儿的南山。如今南山的石头依然青色如许,而它们却为了呵护一个家,长出了褐色的老。祖父也越来越矮,他终于以鞠躬的姿势,对和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谦卑而恭顺。

后来,那堵老墙被一堵新墙所代替,祖父也在我家南山坡的那块自留地里长眠了。祖父和老墙终于长回了土地。有老墙的根基托举着,那堵新墙既漂亮又坚固。而自从祖父安眠到自留地,地里的庄稼一年好过一年。我知道,祖父又以另一种形式的生长,把自己又扎到一个家族最深厚的土壤里。

(壹点号/印迹 作者/刘太义,银行职员)

灯塔

专家点评

作品以“生长”为核心,贯穿山、村、墙、人,构建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。作者对土地与亲情的体察细腻,尤其将祖父的衰老与墙的颓圮相互参照,形成深沉的岁月回响。语言表达质朴而内含筋骨,如“声柱子”“石头长褐色”等意象,兼具乡土气息与象征意味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作品意象略显密集,未能充分展开其中的深意,部分段落的“生长”点题稍显刻意,削弱了留白的余味。此外,比如“玉米拔节”“老墙变矮”等场景虽然动人,但在结构上稍显平铺,缺少节奏的起伏。

星光

春分

济南的春天,是被泉水叫醒的。黑虎泉畔的三股水,像大地睁开的三只眼睛,一夜之间,便看透了整个冬天的沉眠。

而当春分的日光,均匀地铺满这座古城的每一条街巷,恰好,又逢二月二,龙抬头。于是,一场关于风、关于雨、关于光、关于苏醒的盛大相逢,便在这座被泉水浸润的城市里,悄然上演。

我踩着晨光,走进泉城的怀抱。风里还带着一丝清冽,那是从千佛山上吹下来的,带着松针和泥土的气息,又被护城河的水汽浸润过,变得格外温柔。广场上,晨练的人们,身形舒展,太极拳的招式,如行云流水,缓慢而笃定,仿佛是在用身体,书写着一种与天地对话的语言。

抬头,天蓝得澄澈,像一块刚刚被泉水涤荡过的琉璃。几缕云,极淡,极轻,仿佛是龙在起身时,不经意抖落的几片鳞羽。阳光落在身上,是恰到好处的暖,不燥,不烈,是一种带着平等意味的光照,它平等地洒向高楼,也洒向老街,洒向每一棵刚刚萌出新芽的柳树,也洒向每一个心怀期盼的人。

我顺着护城河,一路向东。河水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,阳光洒在水面,漾起一层碎金。岸边的柳树,枝条已变得柔软,鹅黄的嫩芽,像一串串精巧的音符,在风里轻轻摇曳。风是信使,它掠过梢梢,拂过水面,便将春的

消息,传遍了这座城的每个角落。

河边的茶馆,已早早开了门。竹椅、木桌,一壶清茶,几碟小点,便是济南人最安逸的春日时光。老人们围坐在一起,或下棋,或听戏,那份从容与安逸,仿佛时间也放慢了脚步,顺着茶香,在空气里缓缓流淌。他们的脸上,没有急躁,只有安然,仿佛这城的春天,早已融进他们的骨血里,成了一种无需言说的生活节奏。

我寻了一处临水的石阶坐下,看游船从眼前划过,船头推开的水波,层层叠叠,将岸边的亭台楼阁,揉成一幅流动的画面。远处,解放阁的轮廓,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挺拔,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,见证着这座城的过往与新生。

我想起济南的老街,那些青石板路,被岁月磨得光滑,被泉水浸润得温润。走在上面,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。街角的老槐树,枝干遒劲,像一条盘踞的龙,守护着一方安宁。老人们坐在树下,摇着蒲扇,讲着过去的故事,那些故事里,有泉水的传说,有名士的风骨,也有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。

夜色渐浓,护城河两岸华灯初上,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。远处的泉城广场,音乐喷泉随着音乐的节奏,变幻出各种形态,如龙舞,如花开,将春分的柔美与龙抬头的气势,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

我感受着这座城的夜色。晚风带着水汽,

拂过脸颊,温柔而湿润。远处的灯火,近处的波光,天上的星月,共同构成了一幅安宁而璀璨的夜景。在这幅夜景里,我仿佛看见了春分与龙的相逢,它们不是两个孤立的节点,而是一种内在的契合,一种精神上的交融。

水与山,柔与刚,平衡与向上,便在这座城里,达成了最完美的和解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街巷依旧安宁,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,更衬托出夜的静谧。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,我踩着自己的影子,一步一步地走着,仿佛是在丈量这座城的春天。

走到阳台,推开窗,夜风带着泉水的清冽扑面而来。远处的灯火,依旧闪烁,像夜空中的星辰,落入了人间。我躺在床上,久久不能入睡,脑海里,依旧是春分的日光和龙抬头的风。

春分遇上龙抬头,不是一次简单的巧合,而是一场注定的相逢。是泉水的柔情,与大山的风骨,在春天里的一次深情相拥。是这座城,在时间的流转中,沉淀出的独特气质,既有平和从容的底色,又有昂扬向上的力量。

这场相逢,落在了每一棵发芽的柳树上,落在了每一朵绽放的花上,落在了每一条流淌的泉水里,也落在了每一个济南人从容而坚定的眼神里。它让这座城的春天,既有了水的温润,又有了山的脊梁,既有了时间的平衡,又有了精神的昂扬。

而当我拥抱这座城,那春分的日光,和龙抬头的风,依旧会留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我对这座城,最温暖,最深刻的印记。

(壹点号/作伴结庐 作者/子寒,济南市作协会员,自由职业者)

灯塔

专家点评

作品以“春分恰逢龙抬头”为切入点,将济南的泉水、山色、街巷与节气文化交融,文笔清丽,意蕴悠长。作者善于捕捉城市细节,如“泉水叫醒春天”“太极拳与天地对话”等,赋予寻常景物以诗意与哲思,整体气韵温润而从容。同时,作品在结构上略显“松散”,从晨光写到夜色,场景转换较多,但缺少一条更为清晰的情感或叙事线索。部分段落偏重描写,情感推进稍弱,使得“相逢”的主题未能充分深化。建议在“个人体验”上再做挖掘,适时加入具体的人物或故事,从而以具象承载抽象,以达到与情绪相交融的感染力。

点评专家

从新强

文学博士,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,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,兼任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。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,出版相关著作多部,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多项,获得泰山文艺奖、刘勰评论奖、万松浦文学奖等。



新大众文艺



扫码投稿